# 蜀山劍俠傳/126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一二六回　涉險貪功 寒萼逢異叟　分光捉影 乙休激藏靈

下一回▶

原來朱文與寒萼都是有些性傲，嫉惡如仇。寒萼素常更加小性，這次隨了紫玲投到峨眉門下，見一干同門姊妹個個俱是仙風道骨、劍術高妙，同處在凝碧崖洞天福地，未嘗不歡喜佩服，興高采烈，以爲從此可以參修正果。偏偏齊靈雲奉了師父之命，暫時統領同門，鎮守仙府，自知責任重大。起初人少，又加一干同門大半素有交誼，都是深受過師長戒律，奉命維謹，不用操心過慮，還好一些。及至從青螺歸來，添了紫玲等人，雖然無歧視，因見寒萼輕縱任性，表面上對衆人不得不端起一點尊嚴，以防日後有人逾閑蕩檢，違了教規。紫玲向道心誠，救母情殷，不但不以爲苦，反越發加了幾分敬佩。靈雲見她如此，自然免不了有許多獎勉敬愛之言。寒萼素常在紫玲谷放縱慣了的，見靈雲待她姊妹顯有歧異，自己又好幾次恃強逞能，越衆行事，結果卻不甚佳，本已無趣。再加靈雲對她雖沒深說過甚麼，那種不怒而威的神氣，也令她有些不快。及至在兩儀微塵陣內失陷，被靈雲救出時，紫玲又當衆責難。靈雲新得長眉真人七修劍，分給衆同門保管，卻沒自己的份兒，愈發認爲沒有面子，表面上說不出口，祇是心裏怏怏失望。總想得一機會，立點功給大家看看。難得妖人侵犯仙府，正好建功出氣。誰知靈雲卻堅持師命，略向妖人對敵，等靈符發動，便命謹守，好生不以爲然。因和朱文素日投契，再四慫恿出戰。朱文雖和寒萼性情相投，對於靈雲姊弟，既有救命之恩，又有師長之命，卻與別的同門一樣敬愛服從。因爲好事貪功，再聽寒萼說應敵之法，覺得有勝無敗，不禁躍躍欲試，便隨了寒萼去向靈雲請戰。靈雲本想不準，因連日覺出寒萼神情有些陽奉陰違，

不願意當衆掃她的面子；又料知二人並無災厄，祇得答應，將九天元陽尺交與二人防身，衝破金霞光圍出戰。

二人衝出妖陣，便照預定方略，收尺誘敵。不料敵人勢盛，尤其陰素棠的飛劍厲害。因爲玉杆真人金沈子神氣鬼頭鬼腦，語言無狀，早已惱在心裏：一面由寒萼用天狐寶相夫人的旁門真傳己寅九衝小乘多寶法術煉成的一條錦帶飛上前去，暫將陰素棠劍光敵住；同時朱文便取出九天元陽尺準備退卻，寒萼就勢取出幾根白眉針首先朝金沈子七竅打去。那金沈子見陰素棠劍光厲害，正想生擒敵人，心存邪念之際，忽見眼前似有幾絲光華一閃，便知道不妙，忙想避開，已是不及。祇覺兩眼一陣奇痛，心中一團迷糊，往下一落，正落在金霞之上，被捲了去。

話說寒萼那條錦帶，原是旁門一種速成法寶，不論何物，祇須經過九個己寅日便可煉成。看去雖數十百丈五色光華，卻沒多大作用。不過這種旁門小乘法術，也經過一些時日祭鍊，雖然遇上正經法寶飛劍不堪一擊，卻足能阻擋片刻工夫。行法的人見勢不敵，豁出犧牲數日苦功煉成的法寶被別人損壞，便可此時乘隙遁走，再妙不過。這原是寶相夫人傳授二女遇見強敵脫身之法。紫玲姊妹到了峨眉，朱文等人因她姊妹擅長旁門法術，比若蘭所學還多，平時常請她姊妹施展出來，以開眼界。紫玲遇事謙退，總是強而後可。寒萼原喜賣弄，在無事時，用小乘法煉了幾件寶物，準備幾時大家比劍，使出來博取一笑。出戰之時，偶然想起，便帶在身旁，果然用上。及至用白眉針傷了金沈子，二次又用針去傷施、李二淫女時，被陰素棠識破，知道來人所用寶物是極厲害的白眉針。施、李二人危機一發，想起施龍姑母親金針聖母的交誼，不好意思袖手，連忙身劍合一，運用玄功，飛上前去救護她們。寒萼見小乘法寶已被敵人破去，陰素棠劍光厲害，白眉針竟被阻住，知道再不見機，不能討好，樂得佔了便宜賣乖。本還想多說幾句大話開心，正遇見史南溪見警追來，妖陣發動，更不遲延，與朱文會在一起，各駕劍光，仍在九天元陽尺的金花紫氣擁護之下，衝破下面光層，飛回洞去。靈雲、紫玲等人見寒萼、朱文已去多時，正在懸念，忽見二人面帶喜容飛回，問起出陣得勝情形，也甚心喜，便讚了寒萼幾句。寒萼自是高興，哪把妖人放在心上。靈雲、紫玲都主張得意不可再往，寒萼、朱文哪裏肯聽，當時並未爭論甚麼。

這頭一日，衆妖人因連遭失利，都在氣忿頭上。史南溪更是氣得暴跳如雷，儘量發揮妖陣威力，雖然有金光彩霞罩護洞頂，那烈火風雷之聲竟是山搖地動，十分清晰。衆人不敢怠慢，除若蘭、文琪要在太元洞左近埋伏外，餘人全都齊集後洞，準備萬一。寒萼、朱文幾番要想乘隙出戰，都被靈雲阻住。朱文還沒甚麼，寒萼好生不滿，背着靈雲單人

試了試，沒有九天元陽尺，用盡平生本領，竟衝不到上面去，這纔作罷。

第二日起，沒出甚麼事變。第五日以後，護洞金霞卻越來越覺減少。敵人方面，自然也是每日三次烈火風雷，攻打越急，漸漸可以從金霞光影中，透視出上面妖人動作。休說寒萼、朱文等人，連靈雲明知九天元陽尺可以應付，也有些着慌起來。寒萼更堅持說靈符光霞銳減，縱不輕敵出戰，也須趁金光沒有消滅以前，就便分身上去，探一個虛實動靜，省得光霞被妖法煉散。九天元陽尺祇可作專門防敵之用，無法分身。靈雲也覺言之有理，仍由朱文拿着九天元陽尺，陪了寒萼同去。

寒萼、朱文滿以爲這次仍和上次一般，好歹也殺死兩個妖人回來。高高興興地走出洞外，將九天元陽尺一展，九朵金花和一團紫氣護着二人，衝破光霞，飛身直上。這時正值敵人風雷攻打過去，上面盡是烈火毒煙，雖然金花紫氣到處，十丈以內煙消火滅，可是十丈以外，祇看出一片赤紅，看不出妖人所在。來時靈雲原再三囑咐，九天元陽尺固是妙用無窮，妖陣也極爲厲害，頗有變化，務須和上次一樣，不可深入，等衝出妖陣，敵人追來，再行迎敵。如見妖陣往前移動，不論勝負，急速飛回，以免迷了門戶，縱有至寶護身，難免被困。偏偏二人輕敵貪功心勝，一見敵陣無人，以爲妖人沒有防到自己隔了數日，又復出戰，必定還在陣的深處。仗着九天元陽尺護身，算計好了退路方向，徑往妖陣中央飛去。前去沒有多遠，猛覺天旋地轉，烈火風雷同時發動，四圍現出六七個妖僧妖道，分持着妖幡妖旗，一展動便是震天價一個大霹靂，夾着畝許大小一片紅火，劈面打來。且喜九天元陽尺真個神妙，敵人烈火風雷越大，金花紫氣也越來越盛，休說近身，一到十丈以內，便即消滅。一任四圍紅焰熊熊，烈火飛揚，罡飆怒號，聲勢駭人，絲毫沒有效用。二人纔略微放心，便想仍用前法誘敵出陣交手。誰知無論走向何處，烈火風雷都是跟着轟打。寒萼還夢想立功，幾次將白眉針放將出去，總見敵人身旁一道黑煙，一閃便沒蹤影。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奇胖無比的老頭兒，周身黑煙圍繞，手裏拿着一個似錘非錘的東西，飛行迅速，疾若電閃。每逢寒萼放針出去，他便趕到敵人頭裏，用那錘一晃，將針收去。寒萼一見大驚，不敢再施故技，這纔知道敵人有了準備，無法取勝。暗道今日晦氣，互打一聲暗號，打算往原路飛回。不料史南溪自從那日失利，一面用妖法加緊嚴密佈置，準備誘敵入陣，再行下手，事前隱身陣內，並不出戰。同時這兩日內，又到了幾個極厲害的幫手，有兩個便是史南溪派神行頭陀法勝往南海伏牛島珊瑚窩去約來的南海雙童甄艮、甄兌。還有一個，便是破寒萼白眉針的陷空老祖大徒弟靈威叟。

甄艮、甄兌原是南海散仙，素常並不爲惡。因前些年烈火祖師和史南溪往南海駝龍礁採

藥相遇，正值甄艮、甄兌在誅那裏一條害人的千年鯊鯨，雖然有法術制住，兀自弄它不死。史南溪趁鯊鯨吐出元珠，與甄氏兄弟相抗之際，從旁撿便宜，用飛劍從魚口飛入，將鯊鯨穿胸刺死。因這一點香火因緣，就此結交。以後每一見面，必談起峨眉門下如何恃強欺凌異派。甄氏弟兄隱居南海多年，不曾出山，各派情形不甚了了。激於情感，聽了心中不服，當時未免誇口說：「史道友異日如有相需之處，必定前往相助一臂。」當時祇顧高興一說，後來又遇同道中人一談，纔知從小就以仙體仙根成道，僻隱海隅，見聞太少。那峨眉派竟是光明正直，能人衆多。倒是烈火祖師和史南溪輩，素常無惡不作。便對史南溪等冷淡了起來。及至這次法勝奉命相請，約攻峨眉，甄氏弟兄本不願去，一則不便食了前言，二則久聞峨眉威名，想到中土來見識。弟兄二人一商量，去便是去，祇是相機行事，仗着裂石穿雲之能，略踐前言即歸，拿定主意，不傷峨眉一人。這纔同了法勝前往。眼看快離姑婆嶺不遠，不料遇見一個駝背異人，將甄氏弟兄同法勝困住，冷嘲熱諷，耍笑了一個極情盡致。甄艮頭次出門，還未上陣，便栽跟斗，原想知難而退。甄兌卻主張好歹踐了前言再說，真個能力不濟，索性再投名師，學習道法，去報駝子之仇。反正一樣掃興，總算對史南溪踐了前言，哪怕下回不管。法勝又從旁苦求，三人依然上路。到了姑婆嶺，見洞門緊閉，又由法勝領往峨眉。史南溪說了此來目的，甄氏弟兄一聽，凝碧崖有成形肉芝，不禁心中一動。又值史南溪要命法勝前去偷盜，得便暗傷敵人。甄氏弟兄便自告奮勇，願意一同前去。甄氏弟兄同法勝在路上喫虧，以及盜芝之事，暫且留爲後敘。

且說那靈威叟不約而至，事出有因。當初長臂神魔鄭元規在陷空老祖門下犯了戒條，靈威叟因鄭元規既有同門之誼，又有一次在無心中救過他的愛子靈奇，纔再三替他求情送信，免去許多責罰。誰知鄭元規狼子野心，逃走時節，趁陷空老祖正在煉法，不能分身追他，便盜去許多靈丹法寶，還投身到五毒天王列霸多門下，無惡不作。害得靈威叟受了許多苦楚，未免灰心，不想再和他相見，偏偏事有湊巧。那靈奇原是靈威叟未成道時，和一個貴家之女通姦所生的私生子，落地便被靈威叟盜走，寄養別處。那女子不久死去，靈威叟也被陷空老祖收爲弟子。想起前情，幾次求陷空老祖準靈奇上山，陷空老祖卻執意不允。靈威叟無法，舐犢情殷，祇得求了一些靈藥給靈奇服用，自己也時常下山去傳授他的道法。靈奇天資頗好，本領也甚了得，祇是少年心性，雖不仗着本領採花爲惡，卻無端在衡山閒遊，遇見金姥姥羅紫煙的門人崔綺，一見鍾情，便去勾搭。崔綺翻臉，兩下動起手來。彼時崔綺入門不久，看看可以取勝，又遇崔綺的同門何玫和追雲叟的大弟子岳雯，在遠處閒眺看見，相次趕來。三打一，對吳、崔二女還可應付，那岳雯卻是異常了得。正在危急，幸遇鄭元規路過，救了性命。因那裏距追雲叟、金姥姥的洞府最近，靈奇業已帶傷，並未戀戰，即行退去。但靈奇卻是一往情癡，愛定了崔綺，三番五

次前往衡山窺伺，很少遇上；遇上時候，總有能人在側，不敢與上次一般涉險。靈威叟得知此事，知道金姥姥不大好惹，祇得將靈奇逼往縉雲峰喝石崖仙源洞去，用法術將洞封鎖，命靈奇在洞中養心學道。

第二年便值鄭元規犯戒，靈威叟被處罰面壁三年。及至期滿出山，前去看望，靈奇再三苦求解禁，絕不出外生事。靈威叟先還不信，及見靈奇三年靜修，果然悔過樣子，才略放心。解禁後，靈奇也幾年未往衡山去。不料事有湊巧，日前又在仙霞嶺附近遇見崔、吳二女。靈奇與崔綺原有前因，不禁又勾起舊情，不知怎的，竟會怎麼也丟不下。暗中跟隨二女在山中採藥，走了好幾天。末後一個按捺不住，趁崔綺和何玫分手時，竟現身出來，跪在地上，直說自己也是修道之上，自知情孽，並無邪念，祇求結爲一個忘形之交；否則就請崔綺下手，用飛劍將他殺死。崔綺方在沉吟驚異，恰好何玫路遇半邊老尼門下縹緲兒石明珠、女崑崙石玉珠，一同飛身回來。何玫剛說此人便是以前在衡山調戲崔綺、被同黨救走的妖人，石氏姊妹全喫過異派的虧，疾惡如仇，不問青紅皁白，飛劍便殺。靈奇祇得起身抵擋，因在洞中潛修數年，又得乃父盡心傳授，本領大進。石氏姊妹不比岳雯，雖然一人敵四，還是可以支持。崔綺因石氏姊妹動手，不好意思旁觀。何玫也因金姥姥說過靈奇來歷，知他並不似異派中的淫孽，也沒有傷他之心。反是石玉珠見難取勝，將師父新傳的五丁斧暗中放將出去。五色華光一閃，還算靈奇逃避得快，斬斷了一隻左腕。石氏姊妹正要下毒手，多虧崔、吳二女攔住說：「師父說此人尚無大惡，由他改過自新去吧。」靈奇才從死裏逃生，見四女已走，拿着半截斷腕回洞痛哭。正在自怨自艾，不好和父親去說，恰值靈威叟便中路過，下來看望，一見愛子受傷，又不肯明說實話，又恨又心痛。好容易向師父求了萬年續斷和靈玉膏，將他手腕接上。無奈事隔數日，精血虧耗大過，不能復原。再向師父去求靈丹時，陷空老祖卻說，因他多事，被鄭元規盜走了一葫蘆靈丹，藥草雖已採齊，還得數年苦功去煉。自己不久也有災劫，所剩不多，要留着自己備用，不肯賜與。

靈威叟無法，猛想起鄭元規盜走師父靈丹不少，這幾年雖不來往，自己於他有救命之恩，何不去向他討要？及至到了崆峒山一問，說鄭元規已被史南溪約往峨眉。又趕到峨眉後山飛雷崖上空，纔得相見。鄭元規反怪他近年來不該和他冷淡，事急相求，須助他破了凝碧崖再說。又說靈奇定是爲峨眉門下所傷，不然，他素來不喜生事，與人無仇無怨，除了峨眉門下，一見異派不問青紅皁白，恃強動手，還有何人？靈威叟萬沒想到他兒子還是遇見了崔綺，一見傷處，早疑心是峨眉、崑崙兩派中人用的法寶，聞言動心，起了怒意。靈威叟爲了顧全愛子，幾方面一湊合，便答應下來。今日對敵，見來人用的是玄天至寶，甚爲驚奇。後來又見放出白眉針，知道厲害，便用北海鯨涎煉成的鯨涎錘，將

針收去。

朱文、寒萼見勢不佳，欲往回路遁走。不想史南溪在二女進陣時節，已暗用妖法移形換嶽，改了方向。二女飛行了一會兒，纔覺得不是頭路。寒萼一着急，便對朱文道：「師姊，我們已迷失方向，休要四面亂闖。不管他青紅皁白，憑着天尺威力，往前加緊直行，總有出陣之時。好歹出陣，看明白了再說。」說罷，二人一齊運用玄功，照直疾飛。那妖陣原是隨時移動，二人先前一面退走，一面還想相機處治一兩個敵人，所以不覺。一經決定逃遁，畢竟九天元陽尺神妙無窮，不但所到之處火散煙消，衆妖人連用許多妖術法寶也都不能近身，竟被二人衝出陣去，用目一看，已離前洞不遠。知道難從後洞回去，又慮敵人知道前洞地點。正在且飛且想，衆妖人也在後面加緊追趕之際，忽然正對面飛來一道奇異光華和一道紅線，那光華竟攔在二人前面，將金花紫氣阻住。紅線卻往二人身後飛去，猛聽一聲大喊道：「史師叔請速回去，這兩個賤婢自有云南教祖來收拾！」一干妖人，倒有好幾個認得來人是毒龍尊者的門人俞德。一聽藏靈子竟來相助，不由喜出望外。知道藏靈子脾氣古怪，招呼一聲，一齊退去。

寒萼、朱文見金花紫氣被來人光華阻住，心剛一驚，不知怎地神志一暈，朱文手中的元陽尺憑空脫手飛去。同時那道光華便飛將上來，先將朱文、寒萼圍住，現出一個容貌清奇、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寬衣博袖道袍的矮道士，指着二女喝道：「那兩個女子，誰是天狐遺孽？快通上名來送死，免得旁人無辜受害。」言還未了，俞德業已阻住史南溪等人，單同了靈威叟飛身過來。一見二女已被藏靈子困住，心中大喜。聞言正要搭話，忽見一片紅霞，疾如電掣，自天直下，眨眼飛進藏靈子光圈之內。接着便聽到洪鐘般一聲大喝道：「好一個倚強凌弱的矮鬼！枉稱一派宗主，食言背信，怕硬欺軟，替你害羞。」俞德定睛往光圈中一看，紅霞影裏，一個身材高大、白足布鞋、容貌奇偉的駝背道人，伸出一雙其白如玉的纖長大手，也不用甚麼法寶，竟將那光圈分開。近手處，光華憑空縮小，被駝子一手抓住一頭，一任那光華變幻騰挪，似龍蛇般亂竄，卻不能掙脫開去。駝子罵了藏靈子幾句，便對寒萼道：「你二人還不快走！由我與矮鬼算賬。」朱文、寒萼失了九天元陽尺，已是嚇得魂飛天外；又被來人用劍光困住，知道不妙。正當危機一發，剛將劍光放出，準備死命相拼之際，忽見一片紅霞中飛來了救星，一照面便將敵人劍光破去，雖不認得那駝子是誰，準是一位道行高深的老前輩，絕非外人。方在驚喜，一聞此言，朱文首先躬身答道：「弟子一根九天元陽尺被妖人收去，還望仙長做主取回。」駝子笑道：「都有我哩。你二人都不是矮鬼對手，那尺我自會代你二人取回。急速閃過一旁，免我礙手。」朱文、寒萼不敢違拗，適纔一與敵人劍光接觸已知厲害，既有前輩能人在場，不犯再拼，便駕遁光，從駝子肘下穿將出去。

駝子放過二女，將手一放，那光華便復了原狀。同時那瘦矮道士也飛身過來，收了劍光，正要另使法寶取勝，那駝子已指着喝道：「矮鬼且慢動手，聽我一言。」矮道士也真聽話，便即停了施爲，指着駝子罵道：「你這萬年不死的駝鬼！我自報殺徒之仇，干你甚事，強來出頭？別人怕你，須知我不怕你。如說不出理來，叫你知我厲害。」駝子聞言，一些也不着急，咧着一張闊口笑道：「藏矮子，不是我揭你短處，前月在九龍峰頂上相遇，我同你說的甚麼？敵我相遇，勝者爲強。害你孽徒身死，乃是他自己的同惡夥伴。你卻怕仇人妖法厲害，不敢招惹，當時答應了我，還是不敢前去尋他。三仙道友與你素無仇怨，他們因事不能分身，被一干妖孽將洞府困住，你卻來此趁火打劫，欺凌道行淺薄的後輩，枉自負爲一派宗主，豈不令各派道友齒冷？還敢在我面前逞能，真是寡廉鮮恥！」那矮道士聞言大怒道：「駝鬼休再信口雌黃！前日聽你之言，便要去尋綠袍老妖算賬。分別時，你用話激我，說到了時日纔能前去。我因爲時日尚早，閒遊訪友，行至此間，又遇俞德，苦苦哀求，要我放他孽師。我見他爲師之命，不惜再三冒死跟蹤，準備帶他回去。忽見前面有兩個女子，拿着九天元陽尺飛行逃遁。他認出有一個是天狐之女，順便之事，豈有不辦之理？我還不肯亂殺無辜，正待問明仇人，將她擒回雲南報仇，你便出來多事，誰在倚強凌弱和趁火打劫？」駝子答道：「你還要強詞奪理。我輩行事須要光明磊落，不當效那世俗下流，見財起意。就算你不是趁火打劫乘人之危，秦女是你仇人，那餐霞道友的女弟子朱文，和你又有甚麼殺徒之恨？卻倚仗一些障眼的法兒，將她九天元陽尺搶去？你如以一派宗主自命，還是我那幾句老話：天狐二女不過微末道行，豈是你的敵手？你如將綠袍老妖誅卻，再來擒她回山處治，祇要你不怕開罪峨眉，自問道力勝過三仙二老，誰能說你做得不對？如今放着首惡元兇不敢招惹，卻來輕舉妄動，說你不是成心欺軟怕硬、避重就輕、遮羞蓋醜，誰人肯信？再說天狐二女如今已投入了峨眉門下，你和峨眉諸道友也有一些香火之情。他們的弟子行爲狠辣，在仇敵相遇之時，不肯手下留情，以致傷了你孽徒性命，你心懷不忿，也應自己上門和諸道友評理。哪怕你自己理虧，不肯服輸，興起兵戎，勝了顯你道力本領，超軼羣倫，不枉你一派宗主。就是敗了，也可長點閱歷見識，重去投師煉法，再來報仇，畢竟來去光明。如今別人家長不在家，你卻抽空偷偷摸摸來欺負人家小孩子，勝之不武，不勝更加可笑。自古迄今，無論正邪各教各派中的首腦人物，有哪一個似你這般沒臉？依我之勸，天狐二女逃走不了。不如急速回山，到了時日，自去尋綠袍老妖算完了賬。祇要你能親手將元惡誅卻，優勝劣敗，各憑道力本領，我駝子絕不管你們兩家的閒賬。」

一言甫畢，祇氣得那矮道士戟指怒罵道：「駝子，你少肆狂言。今日我如不依你，定說我以大壓小。我定將綠袍老妖誅卻，再來尋她們，不過容她們多活些時，也不怕這兩個

賤婢飛上天去。那九天元陽尺原在青螺峪，與天書一起封藏，被凌花子覷便，派一個與我有瓜葛的無名下輩盜去。我不便再向那人手裏要回，便宜花子享了現成。他卻借與旁人，到處賣弄。我如想要，還等今日？不過暫時收去，問明仇敵，處治以後，即予發還，你偏來多事。你這駝鬼素來口是心非，要我還尺，須適纔那女子親來，交你萬萬不能。」駝子笑道：「你詞遁理窮，自然要拿話遮臉。我還給你一個便宜：祇要你能斬卻老妖，諒你也不敢與三仙二老啓釁，省你到時膽小爲難，我要代替三仙二老做主，在中秋節前找着天狐二女，自往紫玲谷相候，作爲你們兩家私鬥，勝敗悉憑公理。我將勸三仙二老不來袒護，由我去作公斷，絕不插手。你看如何？」說完，便將手一招，將朱文喊了過來，說道：「這位是青海派教祖藏靈子，適纔搶去你的元陽尺，如今還你，還不上前接受？」說時，藏靈子早把袍袖一揚，九天元陽尺飛將過來。朱文忙用法收住，躬身道謝。正要和駝子見禮，藏靈子已帶了俞德，口裏道一聲：「駝鬼再見！容我將諸事辦完，再和你一總算賬，休要到時不踐前約。」說完，一道光華，破空而去。

朱文、寒萼早猜出來人是藏靈子。一見駝子這麼大本領，雙方對答時，藏靈子雖嘴裏逞強，卻處處顯出知難而退，不由又驚又喜。見他一走，連忙上前拜見駝子。駝子並不答理，祇將手一招，靈威叟飛落面前，躬身下拜。原來靈威叟起初見藏靈子趕來相助，因是師父好友，正準備隨了俞德上前拜見，猛見一片紅霞飛來，一個駝子用玄門分光捉影之法，將藏靈子劍光擒住。定睛一看，認出來人是曾在北海將師父陷空老祖制服，後來又成爲朋友的前輩散仙中第一能手。師父平日常自稱並世無敵，祇有駝子是他惟一克星。知道此人喜管閒事，相助峨眉，一舉手間，史南溪這一班妖人便可立刻瓦解。見機早的，至多隻能逃卻性命而已。因這人手辣，不講情面，一意孤行，本想溜走，忽見駝子目光射來，已經看見自己。暗想：「此時不上前參拜，日後難免相遇，終是不妙。」靈機一動，想起此人靈丹更勝師父所煉十倍，有起死回生、超凡換骨之功。與其多樹強敵，去乞憐於忘恩負義的鄭元規，何如上前求他？主意一定，見兩下方在說話，便躬身侍立在側。未及與藏靈子見禮，已然飛走。又見駝子招他，連忙上前參拜。駝子道：「你是你師父承繼道統之人，怎麼也來染這渾水？我早知這些淫孽來此擾鬧，因不干我事，不屑與小醜妖魔比勝，料他們也難討公道，不曾多事。適見藏靈子以強凌弱，又受一個後輩苦求，纔出面將他攆走。你見我還有事麼？」靈威叟說了心事。

駝子便取了一粒丹藥交與靈威叟，說道：「你有此丹，足救你子。如今劫數將臨，你師父兵解不遠，峨眉氣運正盛，少爲妖人利用。這裏羣孽，我自聽其滅亡，也不屑管。速回北海去吧。」靈威叟連忙叩首稱謝，也不再去陣中與羣妖相見，徑自破空飛走。

駝子又喚朱文、寒萼起立，說道：「我已多年不問世事，此番出山，實爲端午前閒遊雪山，無心中在玄冰谷遇見一個有緣人，當時我恐他受魔火之害，將他帶回山去一問，纔知他乃天狐之婿。我於靜中推詳原因，知道天狐脫劫非此子不可，就連忙帶他回山，也有些前因後果。如今我命他替我辦事去了，不久便要回轉峨眉。他已在齊道友門下，我自不便再行收錄。念他爲我跋涉之勞，知天狐二女目前先後有兩次厄難，又因東海三仙昔日有惠於我，先在路上激動藏靈子，使他去助三仙道友一臂之力。又到此地來助你二人脫難。」朱文一聽甚喜。駝子又道：「祇是藏靈子記着殺徒之恨，必不甘休，百蠻山事完，定要趕到紫玲谷尋你姊妹報仇。此事三仙二老均不便出面。我這裏有柬帖一封，丹藥三粒，上面註明時日，到時開看，自見分曉。凝碧仙府該有被困之厄，期滿自解。你二人回去，見了同門姊妹，不準提起紫玲谷之事；不到日期，也不準拆看柬帖，祇管到時依言行事，自有妙用。祇齊靈雲一人知我來歷。現時洞中已有妖人潛襲，妖陣雖然尋常，你二人寡難勝衆，可從前洞回去便了。」

朱文、寒萼聽來人口氣，料知班輩甚高，自然唯唯聽命。等到聽完了話，方要叩問法號，請他相助，早日解圍。駝子早將袍袖一揮，一片紅霞，破空而去。同望山後，妖焰瀰漫，風雷正盛，恐衆同門懸念，不敢久停，徑從前洞往凝碧崖前飛去。遠遠望見繡雲澗往丹臺那條路上光華亂閃，疑心出了甚麼變故，大喫一驚。急忙改道飛上前去，近前一看，若蘭、文琪兩人正用絲絛捆着一個頭陀，一人一隻手提着那頭陀的衣領，喜笑顏開地剛要飛起。若蘭一眼看到朱文、寒萼二人飛來，便即迎上前去說道：「我二人奉命，持了教祖靈符在太元洞側防守，也不知這賊和尚和兩個小賊用甚妖法穿光進來，想將芝仙盜走。我二人聞得地下響動，便將靈符施展。爲首兩個小賊妖法飛劍都甚厲害，若非預先防備，幾乎喫了他們的大虧。如今已被教祖靈符發生妙用，引入丹臺兩儀微塵陣去困住，等候教主回山再行發落。祇有這個賊和尚，見吳師姊破去他的飛劍，想要逃去，被我將他擒住，不願殺他，以免污了仙府，正準備去見大師姊請命處治呢。」

說罷，四人一路，擒了那頭陀，直往飛雷捷徑飛去。到了一看，靈符金光靠後洞一邊的，已經逐漸消散收斂，祇剩飛雷洞口一片地方金霞猶濃。敵人注意後洞，祇管把烈火風雷威力施展，震得山搖地動，石破天驚，聲勢十分駭人。靈雲、輕雲、紫玲三人，已各將飛劍放出，準備靈符一破，應付非常。因九天元陽尺被朱文、寒萼二人攜走，一去不歸，雖然柬上預示沒有妨害，終不放心。正在着急，一見四人同時從飛雷捷徑飛來，又驚又喜。剛要見面說話，猛聽震天價一個大霹靂，夾着數十丈方圓一團烈火，從上面打將下來。洞口光華倏地分散，變成片片金霞，朝對崖飛聚過去。烈焰風雷中簇擁着五六個妖人，風捲殘雲一般飛到。衆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紛紛放出飛劍法寶抵禦。靈雲連話也顧

不得說，早將朱文手中的九天元陽尺接過，口唸真言，將手一揚，飛起九朵金花、一團紫氣，直昇到上空。將洞頂護住，纔行停止。這時那九朵金花俱大有畝許，不住在空中上下飛揚，隨着敵人烈火風雷動轉。一任那一團團的大雷火一個接一個打個不休，打在金花上面，祇打得紫霧生霞，金屑紛飛，光焰卻是越來越盛。雷火一到，便即消滅四散，休得想佔絲毫便宜。

衆人先時還恐靈雲獨力難支，大家一齊動手。及見這般光景，纔行放心，不願白費氣力，各人收了飛劍。談說經過，纔知朱文、寒萼出戰不久，上面雷火曾經稍微輕緩一些。靈雲等方以爲是朱文、寒萼將敵人引出陣外對敵，施展九天元陽尺的妙用，所以雷火之勢稍減。約過去個把時辰，忽然敵人聲威大盛，烈火風雷似驚濤掣電一般打來，同時護洞金霞也被妖火煉得逐漸衰弱。靈雲方後悔不該將九天元陽尺交朱文帶走，萬一妖火將金霞煉散，如何抵禦？誰知敵人一面用那猛烈妖火攻洞；一面卻請南海雙童甄氏弟兄帶了神行頭陀法勝，運用他二人在南海多年苦功煉就的本領，窮搜山脈，潛通地肺，從峨眉側面穿過一千三百丈的地竅，循着山根泉脈，深入凝碧腹地，在太元洞左近鑽將上來，打算乘衆人無力後顧之際，先盜走芝仙、芝馬，二次回身再裏應外合。幸而飛劍傳書，預示先機，靈雲早已嚴密佈置，命若蘭、文琪二人在太元洞、繡雲澗一帶，持了教祖所賜的靈符遊巡守候。若蘭擔任的是太元洞左近，因爲好些天沒有動靜，靈雲又不許擅離職守，也不知後洞勝負如何，正在徘徊懸想。忽見路側奇石後面草叢一動，芝仙騎着芝馬跑了出來，快到若蘭跟前，倏地從馬背上跳下，口中呀呀，朝着前面修篁中亂指。若蘭頗喜那匹芝馬，自從前些日救它回洞，仍是見人就逃，始終不似芝仙馴順，聽人招呼。見芝仙一下地，它倒如飛跑去，便想將它追回，抱在手裏，看個仔細。身剛離地飛起要追，文琪原在繡雲澗左近窺視，遠望芝仙騎着芝馬跑出，這種靈物誰不稀罕，也忙着飛身過來。猛一眼看見芝仙神態有異，連忙喚住若蘭。身一落地，芝仙早伸小手拉了二人衣袂，便往前走。走到修篁叢裏，朝地下指了兩指。又伏身下去，將頭貼地，似聽有甚麼響動，忽地面現驚惶，口裏「呀」了一聲，朝芝馬走的那一面飛一般跑了下去。文琪道：「蘭妹，你看芝仙神色驚惶，又指給我二人地方，莫非柬上之言要應驗了麼？」言還未了，若蘭忙比劃手勢，要文琪噤聲，也學芝仙將耳貼地，細心一聽，並無甚麼響動。情知芝仙絕非無因如此，又恐大家守在一起，旁處出了事故難以知曉，兩人附耳一商量，反正早晚俱要施爲，還是有備無患的好。